



一道涟漪

韩松落

每年我最期待的节日，就是各种电影节，尤其是平遥国际电影展。

去年，我去了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四天的时间看了十二部电影，度过了一段世外桃源时光。今年，我提前到了平遥，围观了整个过程，从容地看了十五部电影。这些片子里，我比较喜欢的是杨平道导演的《裂流》，在这部电影里，杨导演就扮演他自己，电影里的公司也是他的公司，一位年轻姑娘来他公司实习，而他不断向姑娘示好，向姑娘倾诉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如意，总之，中年人庸俗生活里的场景，这里都有。但在故事的结尾，一个突如其来的反转，却颠覆了整个故事，也让整个故事境界为之一开。另外一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叫《妈妈和她的七天》，电影讲述的是女导演的母亲，在1992年因为难产去世前一段时间里的故事。影像和讲述方式都非常质朴，但却触动了很多人。

对我来说，参加影展的最大意外之喜，是见到贾樟柯导演，他是真正影响过我世界观、电影观的人，而且，出现在了最恰当的时间段。所以，当他出现在映后交流环节，出现在咖啡馆，出现在闭幕晚宴，以及每天晚上的士高舞会上——领舞的是赵涛和廖凡，程耳在旁边鼓掌——的时候，我总觉得不是真的。

对平遥来说，最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这个古城里的。这座古城，依然保留着唐朝的道观，宋朝的城隍庙，明朝的城墙，以及清代的票号日升昌，也依然保留着以前的城市格局，保留着四大街、八小街，以及从前的商业观念。就在这样一座城里，上映着最新的电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相遇。

我会把一些电影故事，按照它的发生方式，分成“降临”和“发生”两种。《驴得水》这样的故事，就是降临派，它是让一个故事，空降到了一个奇特的环境里，而更常见的，是“发生”，一个故事发生在它应该发生的地方。平遥电影展最奇特的一点是，它对于平遥这个地方来说，既是“发生”，也是“降临”。它貌似从天而降，却和平遥这个地方融为一体，因为贾樟柯，它似乎又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自然生长出来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承接住这样的“降临”和“发生”，有些地方，一旦被某个庞然大物降临，或者培育出某个庞然大物，就被吞没了。这些庞然大物就像异形，一旦上身，就需要无穷无尽的营养。比如一切本来很安静的小城小镇，一旦被发现有矿资源，或者某个巨大工厂从天而降，也能繁盛一阵子，可一旦资源没了，厂子搬走了，它面临的就更是更可怕的荒凉。

平遥却承接住了成为著名景点的设置，也承接住了平遥摄影展和平遥电影展，因为它是古城，是商贸中心，它的承接力要更强。所以，在平遥，既可以在古城墙上看夕阳，也可以在平遥电影宫看最前卫的电影；既可以和夕阳红旅行团一起穿过古城的街道，也可以在小街小巷里，和呼啸而过的本地青年相遇；既可以在古宅里，聆听银行家和镖师的故事，也可以在电影展的大师班上，向刁亦男提问。

有个现象，叫“涟漪效应”。在水面投下一颗石子，就形成涟漪，涟漪的中心，波润重些，越远就越淡，直至波平如镜。我们就生活在许多涟漪里，距离涟漪的中心，或近或远，但不论是正在扩散的还是已经平静下来的，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从来都只是静静潜藏在我们的血液里，渐渐衰减，二分之一，又二分之一，却从没消失。它总会在那些重要的时刻显影。

2000年前平遥人投下石子，形成涟漪。2000年后，平遥电影展也是一颗石子，形成了新的涟漪，我们就在这大大小小的涟漪里，感受到波动。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晨报记者 殷茵

在豆瓣高分历史剧中，“大秦”系列必定占有一席之地。“裂变”“纵横”“崛起”前三部作品9.3、9.2、8.5的战绩，撑起了其当之无愧的“国剧精品”招牌。“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及文化，一直是历史正剧肩负的重担之一。

作为“大秦”系列的终章，由张鲁一、段奕宏、李乃文、朱珠、辛柏青、郭君梅主演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大秦赋》12月1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8、腾讯视频等平台开播后，迅速引发关注。该剧延续“大秦”系列前三部的大剧风格和史诗意蕴，全景展现了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自出生到扫灭六国这四十年间，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天下、奠定中华文明根基的恢弘故事。《大秦赋》试图穿透历史迷雾，展现大秦如何一步一步建成大一统国家。

“大秦”系列终章《大秦赋》播出

八年打磨，耐心勾勒历史长卷

仔细考证，呈现战国气质

在如今追求短平快的影视生态里，“大秦”系列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自2006年首部开拍至今，这一系列作品，不仅尽力回溯历史的轨迹，更印证了“统一”思想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从未消失，中华民族对统一的信念，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代代相传，成为历史之大趋势。

《大秦赋》以嬴政为主题承载者，剧中既有“开天下万世之太平，为黎民百姓谋安生”这样的激昂台词，也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样的经典吟唱。据悉，该剧编剧团队在先秦史料中抽丝剥茧，八年间不断打磨，并融合最新考古史料，尊重历史事实，首播剧集集中，就可以窥见主创团队是如何耐心地一笔一划勾勒历史长卷的。

剧组邀请数位历史学家担任历史顾问，仔细考证剧中的人物、器物、历史事件，还聘请了秦文化礼仪专家从风俗礼制、人物仪态、文言对话等各方面对演员进行培训，对当时人物的着装束发、交往礼节等细节也有所考究，细致刻画所处时代风貌。不仅如此，剧组还将都匀秦汉影视城所有墙体进行了大改造，力求将墙体外貌贴近历史原貌，呈现更为原始的战国气质。

作为历史剧，不单单是还原历史讲述故事，更要做到各种矛盾冲突的展现。故事开篇从秦国攻打赵国邯郸，吕不韦和嬴异人逃

出邯郸城讲起，双线并行之中，每一条叙事线索通过强、弱情节的相互穿插，让剧情冲突在缓与急中穿梭。嬴异人、吕不韦、嫪毐、华阳夫人，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轮番登场，步步紧逼，引人入胜。

演员到位，角色有血有肉

尽管前6集戏份中，张鲁一饰演的嬴政仅仅在开篇的独白中一闪而过，但演员阵容将大秦风貌中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都塑造得饱满立体，有血有肉，堪称“神仙打架”。

其中，段奕宏饰演的吕不韦和辛柏青饰演的嬴异人尤其“耀眼”。作为秦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宰相，吕不韦虽然只是商人，但是却深谙处世之道以及政治谋略，段奕宏在不动声色之中尽显吕不韦的聪颖与谋略，蹙眉时波谲云诡，嘴角泛起笑意的时候，又是一脸精明得逞。

辛柏青饰演的嬴异人，重情义、有热血，又懂得隐忍。“王命不可违，将士不可负，国事不可误”，离别妻儿的悲愤之情，对秦国开疆扩土的坚毅信念，几场戏下来，辛柏青将嬴异人“能屈能伸”的性格拿捏得十分到位。

曾在《大明王朝1566》中饰演胡宗宪一角的王庆祥，也凭借凌厉霸气的演绎，贡献了嬴政传奇一生中的最后的高光时刻。

女性角色同样可圈可点。郭君梅饰演的华阳夫人，时而狠辣，令人生畏，时而和蔼，平易近人。谈笑间又脸色大变，一场戏中三次变脸，看得观众十分过瘾。

据悉，剧中大段的古文白话台词，对于演员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考验，段奕宏曾在采访中爆料：“因为剧组话剧演员较多，大家一致要求拍摄中使用同期收音，力求更精细的情绪表达。”

金戈铁马，呈现先秦美学

除了剧情和演员，开场一段秦军攻打邯郸城的战争戏同样为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赵骑骁勇，秦军可畏，战国末期两大强国火拼，两军对垒场面壮观。画面里，秦军强弓硬弩、投石冲车，在邯郸城外摆开阵势，秦军士兵装束则完全依照兵马俑形象，甲衣也上了漆，当时秦国最厉害的兵器弓弩也得到了细节呈现。剧中对于战阵的表现相当硬核，赵军骑兵追杀吕不韦、公子异人，遇秦军结阵的场景，亦着重突出了赵人“胡服骑射”的成果。在赵军骑射“放风筝”的战术之下，秦军立刻折损大半。

据悉，为了更好地呈现两千年前的壮美山河和先秦美学，剧组辗转那拉提、赛里木湖等地，内外置景及改造面积达113000平米。

服装道具上，不同诸侯国、不同阶层均是量身打造，服装达11000余套、盔甲4000余套，战车、冲车、攻城车在内的大型道具设计制作了80辆，剑盾戈矛等军事道具数量上万。

主演的华服从布料的选取到剪裁都凸显战国风韵，六色盔甲坚硬的质感与架在其后的各国斧钺，共同塑造沙场铁血豪情。

宏大叙事的手法，大开大合的画面呈现、精致考究的服化道，加上气质情绪的细腻拿捏，一点一滴营造出恢弘秦风。

制图 / 潘文健